

Classic

外国文学名著全译本珍藏丛书

[俄]米·尤·莱蒙托夫 著

当代英雄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丰富心灵 俄罗斯 - 古尔

外国文学名著全译本珍藏丛书

当代英雄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俄]米·尤·莱蒙托夫 刘宗次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A

书 名:当代英雄
作 者:[俄]米·尤·莱蒙托夫
译 者:刘宗次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4.5
字 数:10 万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9.00 元

ISBN7—80647—022—0/I·1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在任何一本书里，序言是置于最前面同时又是居于最末位的文字。它或者说明作品的目的，或者是对批评作出辩解或回答。但通常读者都不关心道德的目的和杂志上的抨击，所以他们不读序言。这是颇为遗憾的事，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我国的公众还相当幼稚和简单：如果在一篇寓言的结尾不点出训海的题旨，他们就读不懂它。他们不懂得戏谑，也品味不出嘲讽，简而言之，他们的教养太差。他们还不知道：在正经的社会和正经的书里，明目张胆的谩骂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现代文明教育发明了一种更锋利的，几乎不露形迹的，然而更加致命的武器，它在恭维奉承的外衣之下给人以无法抵抗和准确无误的一击。我国的公众还像一个乡下佬，他在偷听到两个分属敌对宫廷的外交官的谈话之后，竟然相信他们两人都为了彼此间温情脉脉的友谊而欺骗自己的政府。

有些读者甚至有些杂志不幸地信任词语的字面意义，本书不久前就有此亲身经历。有些人对拿“当代英雄”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来做他们的榜样大动肝火，而且十分认真；另外有些人则慧眼独具地指出，作者是勾画自己的肖像和自己一些熟人的肖像……这种玩笑实在是太陈旧无聊了！不过，看来俄罗斯生就如此，这里的一切都在更新，唯独此类荒唐事例外。最富于神奇色彩的童话故事在我们这里也难以逃脱企图侮辱人格的罪名。

我的亲爱的诸君，“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这是一幅把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种种恶习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而描成的肖像。你们又会对我说,人不可能这么坏。而我要对你们说,既然你们相信过所有悲剧和浪漫主义作品中的恶棍存在的可能,为什么现在不相信彼却林的真实性的呢?既然你们曾欣赏过更加可怕和丑恶得多的种种虚构人物,为什么现在对这个性格,即便是作为一种虚构,你们都不肯手下留情呢?莫非这是因为他道出了更多的真实,而这并非你们之所愿么?

你们会说这无益于世风道德吧?对不起。给人们喂的甜食太多了,他们因此而坏了胃;现在需要苦口良药和刺耳真言。不过这么一来你们可别以为本书作者曾几何时胸怀壮志,要充当人的恶习的改造者。上帝保佑,他不会如此愚昧。他只不过觉得描画一个他所理解的现代人是件乐事。于他和你们大家而言,不幸的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病症指出足矣,至于如何医治——全在天意了。

目 录

序.....	(1)
第一部.....	(1)
贝拉.....	(1)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35)
彼却林日记(上篇)	(44)
前言	(44)
塔曼	(45)
第二部	(57)
(彼却林日记下篇)	(57)
梅丽公爵小姐	(57)
宿命论者	(130)

第一部

一 贝拉

我乘驿车从梯比里斯出发，车上的全部行李就是一只不大的箱子，我在格鲁吉亚旅行途中所作的笔记塞满了半箱子。对你们说来，幸运的是这些笔记大部份已经遗失；箱子里其他东西都完整无缺，这就是我的幸运了。

马车进入柯沙乌尔谷时，太阳已开始往白雪覆盖的山脊后隐去。车夫是个奥塞梯族人，他不停地赶马，想在天黑前登上柯沙乌尔山，一面还放开嗓子纵情唱歌。这山谷真是绝妙的所在！它处在高不可攀的群山环抱之中，山岩是浅红色的，满挂着翠绿的常春藤，一丛丛枫杨树则像是它的冠戴；黄色的悬崖峭壁上被长年累月的雨水留下种种图案；而在那极目望去的最高处，冰雪流苏泛射出灿灿金光。在谷底，一条无名的小河从黝黑幽邃的峡谷里呼啸着夺势而出，阿拉格瓦河与它拥抱在一起后，像银线似地伸展蜿蜒，它银光耀耀，有如一条鳞片闪闪发亮的长蛇。

我们在柯沙乌尔山麓一家小酒店旁停下。有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聚在这里吵吵嚷嚷，有个骆驼商队在近处留下宿夜。我要雇几头牛，好把我的马车拉到这座该死的高山上去，因为已是秋天，路面有薄冰，而山路还有几乎两俄里长。

没有办法，我雇了六头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箱子背到肩上，其余的人说是帮着牛拉车，其实几乎只是吆喝两声而已。

在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在拉另一辆马车，似乎毫不费力，虽然那辆车上装的东西一直堆到车顶。我觉得这很奇怪。车的主人随行在车后，不时从烟斗里抽几口烟，是一只小小的卡巴尔达式镶银烟斗。他着军官上衣，没佩肩章，头戴契尔克斯式的大茸毛帽，看上去有五十来岁，黝黑的脸色表明他与高加索的阳光相识已远非一日，他的胡须花白得太早，与他硬朗的步伐和精神抖擞的姿态颇不相称。我走到他身旁欠身致意，他默默地答礼，并吐了一大团烟。

“我和您看来是同路吧？”

他又欠了欠身，没有说话。

“您大概是去斯塔夫罗波尔^①？”

“正是……运军用品。”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的车子这么重，4头牛拉着毫不费劲；我的车是空的，有6头牛拉，还有这些奥塞梯人帮忙，可走得好艰难？”

他狡黠地一笑，并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您在高加索时间肯定不长吧？”

“快一年了，”我回答道。

他又笑了。

“这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这些亚细亚人简直是魔鬼，坏透了！您以为他们这样吆喝是赶车吗？鬼知道他们吆喝什么，可是这些牛懂他们吆喝的意思，就算你套上20头牛，只要他们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挪……这都是些大滑头！可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喜欢诈来往旅客的钱……这帮骗子手都被惯坏了！您等着吧，他们还要向您要酒钱的。我可是看透了他们，他们别想骗我！”

① 斯塔夫罗波尔——北高加索城市，18世纪末起义俄军重要要塞。

“您在此地服役多年吧？”

“是，从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①在任时起我就已在此服役了，”他姿态威严地回答说，“他来到边防战线时，我任少尉，”他补充说，“在他属下，由于我对山民作战有功，提升了两次军阶。”

“那您现在是？……”

“现在我属第三边防营。恕我冒昧，请问您呢？……”

我告诉了他。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继续默默地并排行进。至山岭已见到雪。太阳落下，黑夜紧随白天而来，没有黄昏的间隔，南方通常都是这种情景。不过，借助白雪的反光，我们能清楚地认路。路仍然是通向山上，不过陡势已稍缓。我吩咐把我的箱子放到车上，并用马匹代替牛。我最后一次俯视谷底，但从大小峡谷里涌出的滚滚浓雾把它严严盖住，那里发出的一丝声息也再传不到我们的耳际。奥塞梯人吵吵嚷嚷地把我围住，问我要酒钱；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嚷了几声，他们顿时作鸟兽散了。

“这个民族真不怎么样！”他说，“连‘面包’这个词的俄语都不会说，可学会了说‘军官，给几个酒钱吧！’我看鞑靼人还好些：他们至少不是酒鬼……”

距驿站还有约一俄里的路程。周围静穆无声，静得能根据蚊子的嗡嗡声辨别它的方向。左面是黑沉沉的深深的峡谷，峡谷后面千峰万岭迎面翘立；在落日的余晖里，苍白的天穹上呈现出一派深蓝的万仞高峰之巅，那上面布满沟纹，覆盖着层层白雪。在深暗的天空，群星开始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里的星星比我们北国高得多。路的两旁黑压压的乱石嶙嶙，间或从白雪覆盖下露出几棵灌木，但片片干叶都纹丝不动。在这大自然沉睡的寂静里，听到困乏的三套驿马的鼻息声和俄罗斯车铃时高时低地叮当声，真是一种快乐。

^① 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1772—1861)，1816—1827年间驻高加索俄军司令。

“明天会有大好天气!”我说。上尉未答一言,只用手指对我指了指正对着我们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山。

“这是什么?”我问道。

“古德山。”

“古德山又怎样?”

“您看,它那里雾气腾腾。”

果然,古德山烟雾缭绕,它两边都有轻灵的云流冉冉浮游,山顶上则压着黑黑的乌云,它非常黑,在浑暗的天幕上都显出它的斑块。

我们已隐约看见驿站和它周围山坡上民房的屋顶。在我们眼前,灯火闪烁,似乎在表示欢迎。一阵潮湿的冷风掠过,峡谷里飒飒有声,竟然下起了小雨。等我刚一披上斗篷,已是大雪飞扬了。我看了上尉一眼,对他肃然起敬了。

“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他十分遗憾地说,“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里过不了山。怎么样?在十字架山上发生雪崩了没有?”他问车夫。

“没有,老爷,”奥塞梯的车夫回答说,“但挂着的大雪堆很多,很多。”

驿站没有供过往旅客用的房间,我们被领到一所没有烟囱的石头民房里去过夜。我邀请我的同伴和我一起喝杯茶,因为我随身携带了一把铁茶壶——这是我高加索旅途中的唯一乐趣。

石屋的一侧紧傍山岩,迈上三个又滑又湿的台阶就到它门口。我摸黑走进屋里,碰到一头母牛身上(此地人们家里以畜圈代替下房)。我不知该往哪边走:四下里羊咩狗吠,乱作一团。幸好旁边有一线黯淡的灯光,我才发现有个像门一样的大洞,于是眼前呈现出一幅相当有趣的图景:这是间很宽大的房子,屋顶支在两根被烟熏黑的柱子上,房子里坐满了人。屋中间的地上燃着一堆火在噼啪作响,屋顶上有个洞,大风把烟从那里倒灌进屋内,形成厚厚的烟幕,使我久久都看不清周围的事物。火边坐着两个老妪,许多孩子和一个瘦骨嶙峋的格鲁吉亚人,一个个都是衣衫褴褛。我们无可奈何地在火边

安歇下来，抽起烟斗；不久，茶壶也喜人地咕咕出声了。

“这些人真可怜！”我指着我们这些肮脏不堪的房东们对上尉说，他们一言不发地傻呆呆地望着我们。

“这个民族蠢极了！”他回答说，“您信不信？他们什么都不会！不能接受任何教育！我们的卡巴尔金人，或是车臣人，虽然是强盗，穷光蛋，可至少一个个胆大包天，天不怕地不怕。这些人却一点习武的愿望都没有，没见一个人身上佩把像样的刀。真是名符其实的奥塞梯人！”

“您在车臣很久了？”

“是，我在那边一个要塞里带一个连，有十年了，在石滩那边，——您知道这地方？”

“听说过。”

“老兄，这些亡命徒可让我们烦够了。谢天谢地，现在他们老实多了。在以前，只要走出围墙一百步，准有个毛茸茸的恶鬼坐在什么地方守候着。稍一不留神，你就等着吧，不是脖子被马索套住，就是后脑吃枪子儿。可真够厉害的！”

“这么说，您大概有过许多惊险遭遇吧？”我的好奇心又蠢蠢欲动了。

“怎么没有过！有过……”

这时他掀起左边的胡须，垂下头，沉思起来。我非常想从他嘴里套出个什么故事来——凡是喜欢旅行和写写记记的人都有这种愿望。说话间茶已煮好，我从皮箱中取出两只行军用的杯子，倒好茶，在他面前放了一杯。他呷了一口茶，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是，是有过！”他这一声感叹使我希望倍增。我知道，一些久居高加索的人喜欢说说讲讲，他们难得有这种机会：有的人带着一连人在某个穷乡僻野驻扎五年，整整五年间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声“您好”（因为上士对他说的是“祝您健康”）。而要是随便聊聊的话可真是有得有可聊：周围的人都很野，也很有趣；每天都有险情，常常发生一些令人叫绝的事。说到这里不由得令人感到遗憾：在我们国家里写写笔记文字的人

太少了。

我对我的同伴说：“您不想往茶里加一点甜酒？我有从梯比里斯带来的白葡萄酒。现在天气正冷。”

“不，谢谢，我不喝酒。”

“怎么会不喝酒？”

“就是不喝。我对自己发过誓。我告诉您吧，我还是少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自己几个人略喝了几口酒消消遣，晚上响起警报，我们出去上阵时略有点晕晕呼呼地，让阿历克赛·彼特洛维奇知道了，这下我们可狠狠地受了一顿训。老天保佑，别让他再发那么大火！差点没把我们交军法审判。倒也是，不这样也不行：有时候一年到头都过这种日子，一个人都见不到。如果再沾上伏特加酒——这个人就完了！”

听他这一番话，我几乎放弃了希望。

“就拿契尔克斯人说吧，”他接着说，“在婚礼或丧宴上，只要他们喝多了布扎^①，就要动刀子。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命，那还是在当地土著首领家做客哩^②！”

“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他装满烟斗，长长地抽一口烟，开始讲起来了），是这样的。那时我和一个连驻扎在杰列克河对岸一个要塞里——这事很快就五年了。有一次，是秋天，来了一个运粮队，随队来的有个军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人。他着装整齐地来见我，并说他受命留在我的要塞里。他秀秀气气，白白净净，穿一套崭新崭新的制服，我一看就知道他到我们高加索来不久。我问他：‘您肯定是从俄罗斯调来此地吧？’‘正是，上尉先生’他回答说。我握住他的手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您会觉得有点寂寞……但我们将像朋友一样相处。请您随便些，就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好了，而且，干吗这样穿着

① 布扎：高加索一种含酒性的酸饮料。

② 高加索山民中有部份人归顺俄国统辖，故与俄国驻军保持友好关系。

全套制服？什么时候来找我，戴顶军帽就行了。’给他分了个房间，于是他在要塞里住了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格利葛里·阿历山德罗维奇·彼却林。我敢保证，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就是有几分怪。譬方说吧，下雨天，很冷，他能整天打猎，所有的人又冻又累，——他却毫不在乎。可是有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刚刮一阵小风，他却对人说，他感冒了。屋里窗页偶而响一下，他会全身一抖，脸上变色；可我亲眼见他单独一个人去对付一头野猪。有时候，接连几个小时别想从他嘴里套出一句话来，可是一旦开始讲起来，能叫你笑破肚子……是的，有许多奇怪的地方。还有，大概很有钱：他可真有许多各式各样值钱的东西！”

“他和您相处了很长时间？”我又问。

“有一年吧。不过这一年的事我可记得太清楚了，他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我倒不记恨他这一点。大概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注定会发生种种不同寻常的事。”

“不同寻常的？”我带着好奇的神情叫了出来，一面给他添茶。

“我这就对您讲吧！离要塞约五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土著首领。他儿子是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常骑马到我们这里来：每天总有个什么理由，不是为这，就是为那。我和格利葛里·阿历山德罗维奇的确挺宠他。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干什么都手快眼快：能骑在快马上或是把帽子拾起来，或是打枪。但就是有一条不好：太爱钱。有一次，是为了逗乐，格利葛里·阿历山德罗维奇答应他，要是他把父亲羊群里最好的一头羊偷来，就给他一个金币。您说怎么着？第二天夜里他硬是拽着羊角把它拉来了。有时候，我们存心惹急他，他马上两眼充血，伸手就拔刀。我对他说：‘阿扎玛特呀，阿扎玛特！你要倒大霉的。你脑袋迟早保不住。’”

“有一次老首领亲自来邀请我们参加婚礼：他要嫁大女儿。您知道，我们和他算是老朋友了，推辞不得的，虽然他是鞑靼人。我们去了，村里很多狗，见了我们高声乱叫。女人们一见我们就躲起来。有

些我们看清了面孔的绝说不上是美人。格利葛里·阿历山德罗维奇对我说：‘我还以为契尔克斯女人有多漂亮哩！’‘您先别急！’我笑着回答。我心里自有主意。

“首领的屋里已聚了很多。您知道，亚洲人有个风俗，举行婚礼时见到谁都要请他去吃喜酒。对我们接待得十分隆重，把我们领到专门会客的房间。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看他们把我们的马拴在哪里。您知道，要以防万一嘛。”

“他们的婚礼仪式是怎样的？”我问上尉。

“也很普通。先由毛拉^①给他们读一段可兰经，然后给新人和他俩所有亲戚赠送礼品；吃饭，喝布扎；再以后就是马术特技表演，通常总是由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满身油污的人骑一匹次劣、跛脚的小马，作各种滑稽姿势，逗大家笑乐。天黑以后，厅堂里举行我们所说的那种舞会。一个可怜的穷小老头弹起三根弦的……我忘记他们把它叫什么……有点类似我们的三角琴。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面对面地排成两列，一面拍掌，一面唱歌。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从队列中走出来，站到中间，像唱歌样顺口对诗，其他人齐声应和。我和彼却林坐在贵宾席上，主人的小女儿走到他面前，她是个十六岁的姑娘，对他唱了一段……怎么说呢？……类似恭维的话吧。”

“您能记得她究竟唱些什么吗？”

“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我们年轻的骑手英俊端正，他们的袍上镶着银边；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端正，他的绶带镶着金边。他们在他们中间像一棵挺拔的白杨，不过它不会在我们的花园里生长，开花。’彼却林站起来，向她鞠躬，把手贴在前额和胸口，并请我回答她。他们的话我讲得很好，我把他的回答翻给她听。

“她从我们身边走开后，我悄悄问格利葛里·阿历山德罗维奇：‘喂，她怎么样？’

“‘绝色天香！’他回答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叫贝拉，’我答道。

① 毛拉——伊斯兰教神圣人员。

“她的确长得很好：身材高高的，细细的，黑黑的眼睛像山羚羊的一样，一望就能看到您心里去。他却林动起了心思，眼睛一直就没离开过她。她垂下眉毛，对他不断地望了又望。不过不只有一个他却林欣赏首领家这个漂亮的千金小姐。在房间角落里还有一对火辣辣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她。我往那边一望，认出那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我也说不上他是属于归顺，还是不归顺的山民。对他有许多怀疑，但又并没有抓住他一件出格的事。他常赶一群绵羊到要塞来，卖得很便宜，但从从不讨价还价；他说什么价，你就给什么价，——哪怕你要宰他，他也不让价。有人说他喜欢到库班那边和阿勃列克人^①鬼混。说老实话，他那副长相真是十足的强盗样：小个子，干瘦干瘦，宽肩膀……但是快手快脚，那个机灵劲儿简直就像个精怪！他穿的短袄总是破破烂烂的，打满补丁，可带的武器总是镶银的。他的马更是在全卡巴尔达都出了名。真的，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有什么马比他这匹马更好。所以骑马的人没一个不眼红他，也不止一次想把这匹马偷走，但都没偷成。我现在都好像就看见这四匹马在我面前：它一身乌黑油亮，像树脂一样，四条腿——跟琴弦一样，眼睛能比得上贝拉的；那腿劲更不用说，放开腿一跑，五十俄里不在话下；而且被它主人骑熟了，总是像狗一样随着他，连他的声音都听得出来。他不管去什么地方，从来都不拴马。真是一匹专给强盗骑的马！

.....

“卡兹比奇的样子从来没像那天晚上那样不开心，我还发现他短袄下穿了铠甲。‘他可不会无缘无故穿上这副铠甲’我心里想，‘准是打了什么主意。’

“屋里有些闷，我走到外面去吸吸新鲜空气。山里已经是黑夜了，峡谷里飘起雾气。

“我忽然想起要去马棚望一眼，我们的马拴在那里，不知它们有没有饲料，而且任何时候小心点总没坏处：我骑的马也是匹好马，已

① 当时称高加索一带反政府的游击队山民为阿勃列克人。

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喜欢极了地望着它，嘴里不停地说，‘好，真好！’

“我沿栅墙走过去，忽然听见有人说话；有个声音我立刻听出来，是淘气的阿扎玛特，我们的主人的儿子；另一个声音愈来愈低，话也愈来愈少。我想，‘他们在这里嘀咕什么？不会是和我的好马有关系吧？’我在栅墙边坐下，认真细听起来，尽量不放过一个字。有时从屋里飞扬出一阵阵唱歌和说话的喧闹声，使我不能完全听清这场我十分感兴趣的谈话。

“‘你这匹马真棒！’阿扎玛特说，‘如果我当家，又有三百匹马，我情愿拿一半出来换你这匹好马，卡兹比奇！’

“‘呵，是卡兹比奇！’我心里一动，并想起他身上的铠甲。

“‘不错’，卡兹比奇稍稍沉默后回答说，‘在全卡巴尔达也找不出第二匹这样的马。有一次，是在杰列克河对岸，我和阿勃列克人一起，想夺走俄罗斯人的羊群，可我们运气不好，大家被冲散，各奔东西了。有四个哥萨克紧追在我后面，我已听见后面这几个异教徒大叫大喊。我前面是一片密林子。我趴在马鞍上，把这条命交给了真主，用鞭子抽了一下我的马，是这辈子头一回委屈它。它像鸟一样在树枝间钻来钻去。我的衣服被尖利的荆棘挂破，脸被干榆树枝戳来戳去。我的马跳过一个一个树墩，用自己的胸膛扫平一丛丛灌木。在当时的情况下本来该把马留在林子外边，自己走进林子里躲起来，但我舍不得扔下它，——我因此而得到先知的奖赏。有几颗子弹在我头顶上嗖嗖飞过，我已经听到紧追着我的哥萨克们猛跑的脚步声……突然我前面横着一道深沟，我的好马掂量了掂量——它腾空一跳。它后蹄从对面沟边上滑了下去，全凭前蹄悬挂在空中。我扔掉缰绳，滚下深谷，这下子救了我的马，它霍地跳出沟来。哥萨克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谁也没下到谷底来找我，肯定以为我摔死了。我听见他们都跑去抓我的马，我心疼极了。我在峡谷里长得很稠密的草丛里爬着走，——一看，已经到了林子边上。有几个哥萨克骑马从林子里跑

出来到一片空旷地上，我的卡尔约斯^①直冲他们飞跑过去，哥萨克都连喊带叫地追过去，他们追了很久很久，特别是有一个哥萨克两次都几乎把马索套到它脖子上，我都发抖了，低下头祈祷起来。很快我又抬头一看：我的卡尔约斯飘着尾巴在飞哩，简直像风那样逍遥自在，而那些异教徒在草原上稀稀拉拉拖着长长的队伍，他们的马也都有气无力了。真主！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在峡谷里坐到深更半夜。突然，你猜猜，阿扎玛特，怎么回事？我在黑暗中听到有匹马沿着峡谷岸边跑，它在喘气，嘶叫，用蹄子重重地踩地；我听出了我的卡尔约斯的声音：这是它，我的好同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分离过。’

“我能听见，他在用手拍摸他的爱马的光滑的颈脖，一面还用各种亲热的名字叫唤它。

“‘如果我有一千头牛，’阿扎玛特说，‘也会全部拿出来换你的卡尔约斯。’

“‘不，我不要，’卡兹比奇毫不动心地回答。

“‘你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玛特十分亲热地对他说，‘你是个心肠好的人，又是勇敢的骑术高手，但我父亲怕俄罗斯人，不许我到山里去。把你的马给我吧，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把我父亲最好的枪，或最好的刀，随你要什么，偷来给你。我父亲那把刀可真是名不虚传的高加索宝刀。你把刀刃贴在手上，这刀自己就往肉里进；像你身上这样的铠甲，根本不在话下。’

“卡兹比奇没说话。

“阿扎玛特接着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马的时候，看见它在你身下转圈，蹦跳，鼻孔虎虎呼气，蹄子下面火星飞溅，我心里简直像中了邪；从那时候起，我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父亲最好的马我没一匹看得上眼，我没脸骑那些马见人。我得了相思病，整天整天地坐在山岩上想你那匹马；它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我眼前，一身乌油油的毛，步

① 卡尔约斯——卡兹比奇以此名称自己的马。